大众新闻客户端 大众日报微信 大众日报 DAZHONG

写罢春天满院飞

□ 张金凤

从乡村赶年集回来，心里被满满的过年气氛冲击，尤其是在那些红灯笼和红对联儿旁走过，心里也痒痒的。这些年在城里过年，春节的传统气氛大大缩减，就连红对联也不再贴，一个大大的福字代表了一切。

赶年集回家后，把书桌上的花草移开一部分，找出久不使用的笔墨纸砚，裁好了红纸，开始给自己的春节写一些春条儿。自己天生不是书写圣手，从来没敢想过给自己的家书写对联，但是写春条儿已经是从几年前就开始。最初是在一个乡村大集上看见一个老人写的那些对联和春条儿非常有特点，买过他的大福字之后，他便送了我几个春条儿。回家后，面对春条儿竟然冲动起来，铺开红纸，倒上香墨，模仿了几个字，倒也有模有样。我就大胆起来，裁了一些小红纸条，开始为我的春节写春条儿。

春条儿就是一些小红纸贴，上面的字不拘，哪里都可以贴，什么句子都有。我记得我家以前贴在炕头墙上的有“四季平安”，贴在衣柜上的有“衣服千件”，贴在猪圈上的有“猪大自肥”，还有“金玉满堂”“六畜兴旺”等。贴的最小的春条儿是“有”贴。那是个特殊的字，好像是一笔写成，我不认识，问过大人才知道，它是“有”。“有”贴到处可贴，甚至柴火垛上都压一张。这些春条是写对联的时候裁下来的边边角角，也是物尽其用。小小的春条儿活泼，似到处游动的鱼，把春节的喜庆气氛张贴得无所不至。

我先写了“金篱蔬鲜”张贴到院中那短短的木篱笆上，这篱笆是比较讲究的材质，上了淡淡的黄漆，做得也整齐，赐它“金篱”不为过。篱笆内的菜地我种四季菜蔬，菠菜、油菜、茼蒿、黄瓜、扁豆，凡乡间寻常菜我都种过，并不名贵却生机勃勃，明艳而美好，丰盈着我的餐桌。我又写了“六畜兴旺”贴在我的兔笼上，那里有几只我喜爱的獭兔，已经饲养了好几年。

在灰突突的东南墙角一棵榆树下，我贴上了“春消息”。春天总是伴随着东南风来的，东南角墙外有榆树，墙内是一棵芭蕉。尽管芭蕉春夏绿意婆娑，可是冬天这个角落沉寂而暗淡，确实需要小小的春条去唤醒春天。

靠近正屋的篱笆墙外是一丛翠竹，整个冬天它丰富着我的半窗美学体验，如今仍旧绿叶葱郁。于是我在它的旁边贴上了“竹报平安”，而且特意查阅了“竹”的繁体字写法，因为我记得以前老家的“竹报平安”是繁体。柴火堆是为小木屋的一口大锅偶尔蒸馒头提供燃料的，不如写一张“日日薪”吧。

院子中的小木屋有门有窗，一个大福字之外，门顶横木上，我用了“吉星高照”。“抬头见喜”张贴在我书画桌前的墙壁上。我低头书写、涂鸦，一抬头就是这小小的燃烧的火焰，多么美。

报箱是我搬到新居之后安上的，已经有几年了，上面的绿色油漆也有一些暗淡。我写了“飞鸿报喜”贴在报箱的入口上方。这个报箱不仅接纳我订的报纸，还经常来我发表作品的报刊和稿费汇款单，所以“飞鸿报喜”最适合它。

兴之所至，写的东西就多起来。我也为家里的花盆、米缸写小小的春条。每年都会养一盆儿水仙。那些绿色荡漾着比春波还要美的潮，水仙花冰清玉洁，到年根儿的时候开放。我给它写了一个春条叫“金盏银台”，这其实是它的别称。在兰花古雅的花盆上，我张贴了“清溢”。这兰名曰“铁骨素心兰”，我养得开花极为稀罕，就是那瘦长而硬的线条铁骨铮铮的味儿让我喜欢，即使无花也“清溢”。

电脑旁边儿也放了一个春条。电脑是我的战场，我在这里攻城略地，在这里呼风唤雨，靠的是辛勤也是灵感。我记得有一种热带的花叫地涌金莲，花开极美。我希望自己也妙语如珠、口吐莲花，能够创作出更好的文章，所以我在电脑旁边写的是“涌金莲”。

岸上的皮影戏

□ 时培京

每年返回故乡的古城过大年，都是雷打不动的事情。

这座古城在苏鲁交界的台儿庄古运河北岸，城内水系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截弯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联系在一起，交换着传统文化和时尚生活，转换着喜乐和哀怒，吸纳陈年往事和旧时光。记得小时候过年，摇船买年货从码头上上下下拜年、看舞龙灯、耍狮子、赶旱船、竹马会、皮影戏、渔灯秧歌、渔鼓，从初一到元宵节，还有用锅底草木灰“围囤子”“炒蝎子爪”、捏面灯、看花灯，当时没有非遗的概念，放火鞭、满庄上拜年、吃扁食(水饺)、听柳琴戏不就是现在的非遗吗。八十多岁的古城内姜桥街原老户人尚殿镇大爷说：“‘非’它不可才‘遗’留下来的?这才叫非遗。”

十几里的水街水巷汪塘挖通了、水欢了、船叫了，坐着买年货的小船倒是成了游人们坐的水上“BRT”，在大衙门街参将署码头，和朋友坐上摇橹船，他向船妹子说：“到离汉服馆最近的地方下。”“在复兴码头吧。”船妹子刚健妩媚，一转腰肢，唱起鲁南小调《十二月》《台儿庄小调》。她推荐我们关注景区官微，可以了解演艺、非遗、庙会、运河美食大集的安排时间和地点。

在大衙门街鲁南皮影戏前，我们和老人拉呱。老人名叫陈守科，是省级非遗鲁南皮影戏第四代传承人，从2011年景区开放后，每一年春节都在这里度过。“我的父亲担挑子走村串镇地演出，在台儿庄待到大年三十还不让走，城里的住户管吃管喝，热乎乎的饺子每天三顿，还给‘工钱’，就是演出费用。”老人摩挲摩挲嘴，还是忍住，“我就不让你们小青年吸烟，我也戒了烟，一入景区就戒了。”老人很自觉很自豪，一是古城禁烟，“咱年龄大，得有‘形象’意识”，二是孩子们爱看皮影戏，一位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吸烟，照他的话说：“影响不好，影响孩子们，还影响景区‘形象’。”

老人一口一个“形象”。老人演出的人物也是“形象”。孩子们有的爱看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有的爱看葫芦娃智斗毒蛇精，一个个嫩乎乎白里透红的小脸蛋，哪一个都不能“挫”脸面。所以，每次在规定的时间之外，陈守科总是多演上二分钟：“葫芦娃，葫芦娃，蝎子毒蛇都不怕……”老人自编自唱，苍老的声音总是给人“皮儿老心里嫩”的感觉，在孩子们眼里，他的皱纹随着挑起的皮人上蹿下跳。“工资是‘死的’，我们是活的，寒假参加社会非遗调研的大学生、考察的专家、国外的友人不能都按照节目演出表的时间来吧，景区通知我加演，那外国友人用又生又硬的语气说着‘打（大）爷，岸上（俺想）听一段’，你拒他？那不是他们喜欢非遗吗，大老远从外国来咱这里，咱得‘好客’是不是？咱山东叫‘好客山东。’”“还有，在水上举行婚礼的一对新人，非得要在婚礼现场请我表演《猪八戒背媳妇》，喜得亲朋好友哈哈的。”

老人心满意足：“我领着一份工资，自过了六十周岁还在村子里领一份补贴，什么叫享福。我们都知足。搁在以前哪里敢想？景区把像我这样的艺人请来。”

熙熙攘攘的人流、煦暖的气息，一杯米酒下肚，“经腔魔调、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哼哼”的皮影戏节奏好像有了魔力似的，脚底软绵绵的，耳朵眼舒舒服服。摇橹船带来水的波纹和船妹子的笑靥，我们沉醉于春天将要到来的日子，我们好像船一样“漾”在这座古建石雕、木雕和非遗荟萃的地方，像一滴欢呼雀跃的运河水，像饱满丰盈的无处不抵达的快乐。

鞭炮打擂台

□ 张成磊

我的老家在鲁南甲子山前的山坳里。虽然是山区，但也能时常闻到大海咸咸的味道。我小的时候，父亲在年关将近时，都会骑自行车到百里外的海边渔村驮些海鱼回来到年集上卖。

有一次年底，我随父亲赶年集。时值腊月二十七，年集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我父亲在桥头支起自行车开始卖鱼，我则跑到桥下卖鞭炮的市场那里去了。

桥下流水长年不断，但冬季河面很窄水也很浅，它的两侧是卖鞭炮摊的集中地。卖鞭炮的摊子一个连一个，数也数不过来，几乎聚集了方圆五十里所有的鞭炮卖家。

那个年代人民生活还不富足，还有太多的坎坷和失望，但每逢喜事人们还是会放上几挂鞭炮提提精神。尤其到了过年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大人们把积攒了一年的郁闷借鞭炮声散发出去。可以说，那时的放鞭炮也承载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桥下每个摊子都垛着几米高的鞭炮，个头有大的有小的，有粗的有细的。颜色有红有白的，还有花花绿绿的。外形粗壮的“花翎”，一拃长的“二踢脚”更是醒目。上午九点过后就到了买卖鞭炮的高潮时刻，为了让自己的鞭炮卖得好卖得快，这时鞭炮摊主们就开始了“鞭炮打擂台”活动。

所谓“鞭炮打擂台”，就是摊主们比着争着燃放自家的鞭炮。鞭炮越响，就意味着质量越好。摊主们隔着水面对擂，每人都手持一个长长的竹竿，竹竿顶头挂着长长的鞭炮。摊主们有的站到拖拉机车厢上，有的站在石头上，尽量把竹竿举高。摆开架势，大喊：“老少爷们，来听响喽！鞭炮打擂台喽！”然后就燃放起鞭炮来。

鞭炮噼里啪啦响个不停，有的鞭炮掉进河里，炸起冰凌炸起水花。“二踢脚”更是地上响一声，嗖——蹿到半空。啪——在天上再响一声。各种鞭炮的争相炸开增添了过年气氛。

人们用手捂着耳朵护着脸面躲避着飞屑，边看边评论着：“这家的响！”“那家的也不孬！”摊主们每每放完，都会冲四周喊：“老少爷们，我的鞭炮响吧?快来买啊！”更夸张的是有一个摊主竟然爬到河边的一棵大树上，挂上几米长的鞭炮放起来。他的鞭炮燃烧慢，声音又响，咔——咔——咔，缓慢又沉闷的声音响荡在年集上空，引得赶集的人纷纷抬头观望。这种鞭炮很受老百姓喜爱，买者如堵。

其他摊主也不示弱，一挂放完，又举起一挂燃放，每个人都想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有的干脆几挂鞭炮一起燃放，现场鞭炮震耳欲聋。有的摊主拉来一车的鞭炮，几乎放了一小半。但摊主们毫不顾忌，因为过年图的就是一个喜庆一个热闹，图的就是“响亮响亮，人财两旺”！

像我这样的小孩子除了捡拾那些没有炸响的“哑炮”，就是缠着大人买鞭炮。那时候百姓生活虽然过得拮据，但大人们还是会满足小孩子的要求，都会买几挂鞭炮带回家。大年初一清晨，一家人早早起来，煮饺子祭奠、烧纸放鞭炮，祛除一年的晦气，迎接新春的复始。

那个年集，父亲因为海鱼卖得好，不但买了鞭炮，还给我买了“二踢脚”，让我心花怒放。正午时分我和父亲在往回走的时候，年集上的鞭炮声还是此起彼伏。在年集这天，“鞭炮打擂台”喜庆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午后一点，浓郁的火药香也随风飘出老远。

现在赶老家年集，看到集市上摆放的鞭炮，就会想起小时候“鞭炮打擂台”的所见所闻，就忍不住买上几挂鞭炮，回到老家宅子里啪啪的燃放起来。虽然现在的鞭炮声音小了，但喜庆的声音还是引得春天的讯息像小鸟一样扑棱棱飞起。

有如钻石

□ 黛 安

正睡着，铃响了。梦戛然而止。

突然醒来的我不知身在何处，愣怔了片刻，一把掀开棉被，赤脚疾步去拉窗帘。“哇——!”我惊呼，“快看!”

恩吉已从床上坐了起来。

东方，海的尽头，一道绚烂的朝霞，从南向北，金煌煌横贯在海天之间。

——这是新年第一天，清晨六点五十分，秦皇岛扇形的香格里拉大酒店内，我站在高高的二十楼窗前。一望无际的渤海，从眼前铺展开去，直到天边。

天是蓝的，海是灰的。蓝灰之间，橘红，橙黄，浅黄，淡粉……由浓而淡，分外醒目。橙黄面积最大，仿佛千万颗蛋黄搅碎了，均匀泼洒了上去。彩霞映在海面，一刻不停涌动着的水，荡起一道道杏黄的涟漪。

望了会儿，一切像是静止了。我转身裹了件棉衣，拉开玻璃门，来到露天的阳台。终究是数九寒冬，冷气扑面。楼高，没有风，但海浪声还是一下下递了上来，哗——，哗——。远处，鸥鸟低飞，十几艘大船停止了航行，一动不动——大海，以及海上的一切，都在静静迎接天地间即将发生的大事：日出东方。

十几分钟后，大片彩霞退去，只留下贴着海平面窄窄的一道黑黄的长堤。渐渐的，长堤正中，小小的一块，水下着了火一般，慢慢红了起来。我屏气凝神，知道太阳就要从那里魔术般涌出来了。果然，先是一弯月牙形的红彤彤的边，紧接着，被什么举着，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很快，也就两分钟的工夫，一颗鲜艳圆润的火球，一跃而出，不可思议地悬浮在了海平线上。火球不停往上飘，转眼变成了耀眼的白色，像是海与天这只大蚌吐出了一粒华美的珍珠。初升的太阳，让浩渺的大海焕发出勃勃生机，灰蒙蒙的海水亮起来了，蓝起来了，同时，一条波光粼粼的金色大道，从太阳之下，一路闪闪烁烁地铺展开来，越伸越长，直到翻卷着白色浪花的渤海之滨。此时，岸上的人，若有谁踏着那条金子筑的路，就能穿越整个大海，抵达太阳。

日高丈余，光彩夺目，不能直视，我转身回到房间。

“好不好看?”我笑盈盈地问恩吉。

“还是第一次看海上日出，好看。”恩吉说。

吃完早餐回来已是日上三竿，阳光掠过海面一路铺到床脚，房间内亮汪汪的。起风了，褐蓝的大海明晃晃地涌动着。一道道浪花，像点燃的一挂挂鞭炮一样，奔跑着炸裂开去。天空炽白的烈焰映照在水面，仿佛撒下无数细碎的水晶，跳跃着，闪烁着，明亮刺眼。盯着海面看上几眼，再看别的，无一不是黑的——太阳之光，这人间的火种，让世上的一切黯然失色。

我心里也激荡着一个浩瀚的大海。屋里暖烘烘的。很想与恩吉说说话，可是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只好看着他傻笑。他看我笑，不明就里地，他也跟着笑。我就是在这巨大的、莫名的兴奋中，在炫目的阳光里，跳起舞来。我边唱边跳，想起什么唱什么，想怎么跳怎么跳。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无关乎美丑，只关乎愉悦——愉悦，这生命中最大的奢侈品，此刻，丰沛，充足，无边无际。年年奔波，岁岁忙碌，一天又一天，日子如蒙尘之珠。而此刻，新的一年的第一天，面对汪洋大海，我的日子显然是闪光的钻石。此生，这样的时刻注定不会太多，也无须太多，哪怕有过一次，也已足矣——多年之后忆起，依旧鲜活，生动，熠熠生辉。

年肉飘香

□ 初守亮

过了小年，东一声西一声的鞭炮响，渐次此起彼伏起来，年味就从这一天开始，弥漫了记忆深处的每一个角落。袅袅的炊烟里，朦朦胧胧地看到新年，就在小巷的那一头，一边诱惑，一边等待。在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可以没有新衣、没有鞭炮、没有灯笼，但饱餐一顿年肉，却是老人和孩子们的殷切期盼，只有吃到香喷喷的猪肉，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年。

吃年肉的习俗从何时兴起无从知晓，煮肉的具体日期更是不尽相同。家乡及周边县市，家家户户不管平时日子多么拮据，每到腊月二十八这天，都要煮上一锅肥肥的猪肉，让家人吃饱、吃个够、吃到满嘴流油，以示来年不再缺吃少穿，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年月，家家户户贫穷，几乎长年不见油花，割肉常常是越肥越好，肥肉不仅解馋又能增加营养。

腊月二十八，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一天，他们除去找发小玩伴疯玩，就是盼着快一些吃上年肉。早饭后，父亲点了一袋烟，不急不慢地吸着，琢磨着煮肉的一道道程序。当然肉香不仅取决于香料的搭配，掌握火候也有一点小学问，尤其是一层肥一层瘦的五花，火大了，部分肥肉会化，散失许多养分，火小了，又怕瘦肉不烂，影响口感。过惯了穷日子的父亲，他会一遍遍查看肉烂到啥程度，努力做到最好。他首先把买来的猪肉切成方形，放在搪瓷盆里用清水浸泡，选出两块大一点的作为祭品，以备大年三十祭祖和除夕夜供奉天爷爷之用。然后把泡好的猪肉洗净放进锅中，加水没过猪肉，煮沸撇沫，放上拍过的葱段、姜，蚊帐布包好的花椒、八角等作料，开锅后文火慢煮。

灶内的木柴噼啪作响，一闪一闪的火光映红了父亲消瘦沧桑的脸。不多会儿工夫，满带肉香的热气，随着咕嘟咕嘟的声音从锅盖四周蹿出，在低矮的饭屋里飘荡着，随即穿过窗棂，甚至透过薄薄的苇草屋顶袅袅飘出，弥散了整条巷子。我们正在玩打纸牌或藏猫猫的游戏，一阵浓郁的肉香钻进鼻孔，味蕾被迅速打开，我们笑着叫着：“熟了，煮熟了，回家吃肉去啰。”便各自散去。当云霞落满小巷，染红尖尖的屋顶、错落的树梢，锅里的猪肉就熟透了。

锅盖打开，父亲轻轻地吹着散发着肉香的热气，用筷子叉了一块五花肉放到菜板上，切成小块，然后放进放了酱油的盆里，撒上切好的葱姜丝、蒜末，淋上香油颠匀。我和弟弟一直站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不住地吞咽着口水。

我们姐弟五人围在泥巴抹的锅台前坐着，像五只黄口的雏燕，等待着父母打食来喂养。父亲看到我们迫不及待的馋样，微笑着把拌好的猪肉放进两只粗瓷大碗里，端到我们面前：“小馋猫们等不及了吧，好嘞，吃吧。”我们顾自贪吃着盼望已久的年肉，谁都没有注意到父母是否也犒劳一下自己。看到我们吃得津津有味，他们就如同自己也正在享受这一年一度的美味，其实他们真的感觉比自己吃了还高兴，或许还会为孩子们跟着他们没过上好日子，饥一顿饱一顿的而感到愧疚！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八这天，父亲把煮好的肉捞到菜板上，一刀下去，从切口处滚下两颗高粱米大小的白色颗粒，再细看肉的表面，稀稀疏疏地藏了不少这样的颗粒，如同煮熟了的鱼的眼珠。父亲的脸立刻从兴奋变得凝重起来，复杂的表情里充满失落：“哎，咋割了米猪肉了呢。”我们不知道米猪肉是啥意思，只是一脸期待地看着父亲。父亲强挤出一点笑：“这肉味道不好，明天准保你们吃到喷香的猪肉。”稍微长大一些才知道，米猪肉是含有寄生虫的病猪肉。据说人吃了这种病猪肉，里面的绦虫囊尾蚴虫卵，会在人体内寄生四十年之久，并随时有发病而危及生命的危险。还知道了那一年的那些米猪肉，父亲没有舍得丢掉，他说他都这把年纪了，说不定等不到因吃米猪肉发病他就已经走了呢。

当天晚上，母亲从姑姥姥家借了十元钱，塞到父亲手里。腊月二十九这天一大早，父亲就到了附近的“穷汉子”集上。俗话说，穷汉子集富汉子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要不是买了米猪肉，孩子们盼一年了没肉吃，父亲是不会在忙碌的“小除夕”赶这个年集的。

父亲终于打开锅盖，一股热气冲出，肉的香气瞬间塞满了饭屋。父亲不断地吹着热气，麻利地切葱姜丝、熟透的五花肉、淋酱油香油、颠匀完成。我们吃着吃着乐了，父亲看着我们乐了，他也乐了。我们在父亲的年肉里渐渐长大。

结婚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腊月二十八颠匀年肉的不再是父亲。我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把一大碗五花肉端上桌，还没等父亲品尝，儿子把嚼在嘴里的肉吐出来说：“太肥，像吃猪大油，瘦一点的还行。”我感叹。又一年，我割了前腿肉，瘦中略带点肥，父亲一块肉在嘴里嚼了半天，没有咽下去。我无语。好在里面也有一些肥点的，我给父亲挑了一些，少放了酱油……

是啊！如今生活好了，人们对肉的需求与喜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那时吃肥肉，吃得满嘴流油。改革开放后，人们逐渐愿意吃瘦肉；眼下，人们又喜欢啃骨头，把肥肉剔干净的肋骨，钙质丰富。从“挑肥”到“拣瘦”再到“啃骨头”，人们餐桌上的变化，呈现出的是历史的变化，也是经济变化、生活变化折射出的一道步入小康的美丽风景线。

大众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7-0001 邮发代号:23-1 社址: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 邮编:250014 发行电话:4006598116 报价全月45.00元 零售价:3.00元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第01001号 广告部电话:85196701/6708 开机2:35 印完5:10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